

詩

經

原

始

詩經原始卷之九目錄

小雅

鹿鳴之什

鹿鳴 燕羣臣也

四牡 勤王事也

皇皇者華 遣使臣也

常棣 周公燕兄弟也

伐木 燕朋友親戚兄弟也

天保 祝君福也

采芣 戍役歸也

出車 征夫還也

秋杜 念征夫也

魚麗 燕嘉賓也

南咳之什

南咳 生詩也辭亡

白華 同上

華黍 同上

南有嘉魚 娛賓也

南山有臺 祝賓也

由庚 生詩也辭亡

采芣 同上

由儀 同上

蓼蕭 天子燕諸侯而美之也

湛露 天子燕諸侯也

詩經原始卷之九

寶甯方玉潤鴻漸氏撰

小雅一

雅有大小正變之分自來諸儒未有確論故或主政事或主
道德或主聲音皆非惟嚴氏祭云雅之大小特以其體之不
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
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
雅之小其言似是而非然矣然而未盡其旨也夫風雅頌三詩
各有其體原不相混其或雜而相兼者卽其體之變焉者也
故凡詩皆有正變不獨小雅爲然如今之時藝有正變則必
有偏殊有正格則必有變格均因體裁而定體裁分則首節
亦異其體裁之所以分者或因學異或以人殊或由世變則
無定局采風者亦視其詩之純雜以定格之正變而已矣故
不可專主政事道德聲音一端而言也然則大小之分究何
以別之曰此在氣體輕重體力厚薄詞意淺深音節豐殺者
辨之而已大史公曰小雅怨譏而不亂若大雅則必無怨譏
之音矣知乎小雅之所以爲小雅則必知乎大雅之所以爲
大雅其體固不可或雜也大畧小雅多燕饗贈答感事述懷
之作大雅多受釐陳戒天人夾植之旨及其變也則因事而

其且有非作詩人自知而自主者亦如十二律之本乎天地陰陽正變相生循環無窮變乎其所不得不變耳而韓氏顧謂雅之大小必有正而無變者豈理也哉

鹿鳴之什

集傳云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爲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爲什也仍之

鹿鳴 燕羣臣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章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恠君子是則是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章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章三

右鹿鳴三章章八句序謂燕羣臣嘉賓夫嘉賓卽羣臣以名分

言曰臣以禮意言曰賓文武之待羣臣如待大賓情意既洽而節文又敬故能成一時盛治也傳曰賓臣者帝師臣者王周之賓臣周之所以王耳若後世則直以奴隸視之何賓之有無怪其治不古若矣雖賜宴飲賓錫爵賦詩未嘗不仿古遺意而上下之情則多隔而不通矣且其所賦之詩非沉酣卽貢諛求如周之賓臣望其周行示好則做不怙者蓋寡君子讀詩至此不能無時世升降臣道隆污之感焉至其音節一片和平盡善盡美與關雎同列四詩之始殆無貽議云

采芣

芣之芣 芣氏榮且釋草芣有二種一云芣苢其大者

鹿所食是也 承也 簞 所以盛芣也 周行 毛傳訓至道集傳訓

大道皆非此與大東行彼周行 蒿 稂 莠 蒿 也 視 視 視 氏 際 恒 且

之周行同 論云指我途 踏耳

鹿 鹿 之 什

示字按上有示字不慮又作視蓋視民猶民視謂小民視之不
敢習爲偷薄之行而君子則是則是做也視民之視即視事
之視臨事可云視事故臨民亦可云悅偷商救也苾苾苾苾
視尺也悅說難通未免又費周折矣悅也苾苾苾苾
於葉如湛樂之燕安
竹蔓生湛久也燕也

韻

萃入寶十一

笙火

通韻

簧七

將行

同本韻

蒿四

昭二

韻

桃同做胡

十九反叶

敖葉

叶韻

苾十

二

琴湛

心同

木韻

四牡 勤王事也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駢駢
嘽嘽駟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仁翩翩者騅載飛載下
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三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
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四知彼四路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將母亦論

第五

右四牡五章章五句序謂勞使臣之來蓋本左傳襄公四年穆叔曰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故後世解詩者因作君探其情而代之言然詩云是用作歌則明明使臣自咏非探情之所宜言矣姚氏際恒云試將此詩平心讀去作使臣自咏極順作代使臣咏極不順亦因作歌句橫隔其間也然則傳言非歟姚氏又云王者採後或因以爲勞使臣之詩其言亦頗近理故儀禮燕禮鄉飲酒禮皆歌此詩則又以爲上下通用之樂矣是古來先有此詩後乃採以爲樂非因勞臣而後作是詩故愈引而愈泛此又不可不知其弊之所以失也至詩之所以次鹿鳴者以上章君之待臣以禮故此章臣之事君以忠上下交感乃成泰運然勤勞王事固人臣所當忠而不遑將母又人子所宜孝故不

敢以將母之情而來告然後忠孝可以兩全此聖王之所以深
嘉其情而樂予焉且用其詩以勞使臣亦將以爲使臣勸所謂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此也何諸儒泥傳言而以爲代探其
情如是之迂折難解歟

駢

駢駢

之行不止

周道

大路也

倭逸

同逸

馳

氏猶曰說文

疾也

項氏

駢駢池爲盤盪而易
駢駢傳以不聖訓之
駢駢地故有晚有坐
駢駢起身居即坐也
駢駢反不方浮反又如
宿之鳥氏個且宿宿
杞杞也駢駢也說也
駢駢今駢駢也說也

遜

遜遜

月本韻

馬

馬

處

六

叶韻

下

葉

反

棚

棚

父

止

杞

母

葉

反

說

十二

說

又

叶韻

皇皇者華 遣使臣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旒旆征夫。每懷靡及。章一我馬維駒。六轡如濡。

載馳載驅。周爰咨諏。章二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章三我馬維駒。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章四我馬維駒。六轡既

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章五

右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此遣使臣之詩上章臣知盡瘁此故
可以使之然而使臣一人知識有限故又戒以每懷靡及之心
於是周諮博訪乃無負職庶可副朝廷望耳夫天下至大朝廷
至遠民間疾苦何由周知唯賴使者悉心訪察以告天子故齊
茲選者凡修廢舉墜之在所當議邊防水利之在所當籌與利

源謹度詢四字即
從好懷靡及一句
生出又須補玩四
字無一處下過經
乃可用也

除害之在所當酌遺逸者蓄之在所當詢者莫不殷殷致意上之德欲其宣下之情欲其達故不可以不重也詩曰咨諏又曰咨謀曰咨度曰咨詢者意固各有所在非徒叶韻而已學者當於此等處求之則異日之使於四方亦可專對即授以政而無不達之前矣又豈徒循誦習傳爲博雅君子已哉

皇皇

猶煌煌也華草木之盛也原高平曰原隰下溼曰隰駢駢行貌駢駢行貌征夫臣

與其懷也如周周也爰於也如絲采氏公題曰謀計也度酌量也駢除白雜也詢光聞也

及

及同本韻 駒七瀟詠本韻 賦四絲 賦一十

尤可與叶韻 略集若度本韻 駒十一均詢月本韻

常棣 周公燕兄弟也

第五章有兩解朱子以爲反下疑氏以爲道惡替地然道思與反亦有疑辨之令人踴身以周公當日情景故從之須看其全對作法首章虛以次章虛三四章以五章明後二章以六章乃其言兄弟之樂以起本二章耳此八段古文作社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一死喪之戚，兄弟孔懷。

原隰裒矣，兄弟求矣。二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

平，兄弟闓于牆，外禦其侮。左圖俱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

具和樂且孺。六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

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章人

右常棣八章章四句。此詩左傳富辰謂召穆公作國語富辰又

以爲周文公詩。唯韋昭云周公作常棣之篇以閔管蔡而親兄

弟。其後周室既衰，厲王無道，骨肉恩缺，親親禮廢，哀兄弟之樂

絕，故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合其宗族于成周，復作常棣之

歌以親之。是詩爲周公作，穆公特重歌之耳。且詩云喪亂既平

五 三十六種之三

則明是誅管蔡後語非周公墳地則不合所斷不可移於他人
兄弟上去召穆公爲周族歌之尙可曰誦先芬以戒後哲若他
兄弟歌此豈能切乎小序但謂燕兄弟則大失詩旨故大序又
補以管蔡事而不言誰作者亦非蓋非周公親言人亦不敢代
爲言也集傳云首章畧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
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
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
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
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
益輕以約而其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若夫五章
則姚氏云喪亂既平而安寧矣乃雖有兄弟反不如友生何哉

蓋此時兄弟已亡所與周旋者唯友生而已故爲深痛皆反躬

明其真如兄弟之意

此說較集傳語氣甚合故舍彼錄此

其他六七八章姚氏又

云追思兄弟之宜和樂也上以良朋陪說此又以妻子陪說然

有不同良朋陪說屈之也妻子陪說以見一家內外之和樂也

此亦較集傳語

明故更錄之 總之良朋妻孥未嘗無助於已然終不若兄弟

之情親而相愛也蓋良朋妻孥皆以人合而兄弟則以天合以

天合者雖離而實合以人合者雖親而實疎故曰凡今之人莫

如兄弟豈不益信然哉周公深有悔於管蔡之禍恐兄弟情由

此疎故不厭委曲詳盡極言異形同氣之恩以申告之使其反

覆窮究而聽其信然不得以管蔡故遂自損其天倫之樂其用

心亦可謂苦矣

棟爲唐棟於兄弟用之唐棟也棧開而反合者也此兩

物不相親季氏樗曰何彼棧矣唐棟之堆與論語所舉棧之

也二雅者與木也郭不棧郭氏康成曰承華者曰郭不常作

然盛郭氏際恒且郭郭同花也郭足也郭足得華之光明則

尤精當威與原隔真不相值則兄弟必求放下齊令亦用

存之損少兼易云真多益寡謂少其人猶後世詩遇插柴黃

人也集傳謂尸真寡於原野之間令人可畏復可笑也且死

原無之下各有兄弟字豈可爲衆上之詞又不達文義矣

氏又以意增標人少於其內豈得謂爲確訓蓋原隰者陵谷也

川之變總以見勢當變亂柏覺兄弟情親起下急難外傷故

亦整飭眷令曰渠水鳥也稱雅作鴈禽經符令友弟隨氏

有法曰眷令曰渠水鳥也稱雅作鴈禽經符令友弟隨氏

曰俗呼雪姑鳴則天當大雪况清離增悅亦似長象而已

兄弟則鼓舞爲樂
須玩他指詞不同
各遷其分處然經
訓之友朋內故首
章不吉燕享而但
以神聽神不要其
信誓也

于阪釀酒有衍。選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濟
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踳踳。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濟矣。三章

右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舊本六章從集傳引劉氏說爲三章以詩中有三伐木也

此朋友通

用之樂歌也中間兼言親戚兄弟而諸父諸舅與兄弟皆言燕
饗之事唯朋友反不之及豈備於內者必踈於外乎曰非也蓋
兄弟親戚中皆有友道在也朋友不離乎兄弟親戚親戚兄弟
自可以爲朋友所貴乎朋友者心性相投道義相交耳故首章
純言朋友之交當可質諸神明始終不渝如嚶鳴友聲雖使神
之聽之亦終利且平已貫下親戚兄弟在內此下但分言燕饗
而不必更及朋友矣其實燕饗非結以心性要之神明則情誼
不真燕饗亦未必能久且樂也此友道所以爲五倫之一也不

但此也朱氏善曰人之所以資乎朋友者以明道也以進德也
貴之而爲天子賤之而爲庶人尊之而爲父兄卑之而爲子弟
親之而爲同姓疎之而爲異姓其分雖不同而其可友則如一
故以賤交貴而不爲諂以貴交賤而不爲屈以卑就尊而不爲
僭以尊就卑而不爲貶內取之同姓而不爲昵外取之異姓而
不爲泛道之所存德之所存卽吾友之所存也而何貴賤親疎
之間哉此詩取友義也故曰朋友通用之樂歌或但指爲天子
之詩意未免視友道爲甚狹已而豈詩人本意歟

嘔

丁

夜木相

嘔

兩爲

幽

相

去聲

矧也

神聽

之意

許許

集傳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釀酒(集傳)釀酒者或以
大木者呼邪許並舉衆勸力之歌也釀酒或以草蒔之而
去其糟也釀所謂縮酌用茅是也釀記刻特姓縮酌用茅明酌
也爾氏釀成且五賁釀尤濁和之以明酌藉之以茅縮主律也

明酌者事酒之上也事美莫郭氏璞曰今俗速召微無顧念

於歎鮮明八簋器之咎遇也魏氏際恒曰寧時不來微我弗

微我有咎謂無乃以我有咎也自反之意較前蓋深集傳云謂

寧使彼遠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思意之有不至也迂拙之甚

耳非遠實也講學家之不善體人情也如此行多踐也陳例無

遠皆在乾餽食之薄愆過也海也醜也坎坎擊躡躡也貌

韻丁九嬰八過韻 谷星木日 本韻 鳴庚聲生平同本韻

許詒莫芳同父巖韻遇七叶韻 埽時九簋已有反叶牡五有鼻咎

同葉叶韻 阪十三 衍十六 踐目 遠阮 愆一先叶 叶韻 涉六 酤

七鼓舞道濟上通韻 天保 祝君福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一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烝吉蠲爲禱。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弔矣。訥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
爾或承。六

右天保六章章六句序謂下報上也鄭氏集傳遂謂前五章皆
君下臣此章乃臣報君殊不知五章中非盡君下臣也且臣必待
君賜而後報則所報者亦僞豈尙有愛君之誠哉此不過編詩
次第應如是耳不可泥以設詩也全詩大意前三章皆天之福
君後三章皆神之福君其祝頌且多複筆亦畧無規諷意不已

近於諛乎豈知臣之祝君非但君也實爲民耳蓋君之福卽民之福君一人受天地神祇之福卽天下臣民億萬衆同享天地神祇之福其所係不綦重歟故詩又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是必在上有多福之君然後在下有受福之民特民在福中日用飲食皆君福所庇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耳前後雖極言天神降福無所不至其實以德禱羣黎一句爲主夫使君德未徧天雖有福而不降神又豈肯愛其享哉是知君福君自致耳非民所能祇也臣以此頌君臣不過盡其心所欲而已故極其頌禱不爲諛反覆譬喻而非夸若後世頌中帶諷未免有意於其閒詎得以是爲名高歟

保

安也實比轉中曰保則不危定則不傾

爾指君也歐陽氏修且詩人爾其君蓋稱天以爲言至氏實且人

矣帝謂也皇固也除生新也庶也我與同也

鞅也退也阜岡陵大阜曰陵皆高大之意川也穿地而流也

蔡氏世曰宋流往海曰川蔡傳川吉蔡傳吉言謂齊戒既罷

之方至百其盛長之未可量也儀釐有儲祭法坎乘享獻也宗

之儲稷曰儲邪氏罔且言儲之一字通酒食兩名也享獻之言食

春曰祠夏曰儲秋曰嘗冬曰烝凡此皆以四時當云祠論嘗烝

酌新茶可酌嘗新穀烝品物也昔以四時當云祠論嘗烝

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論嘗烝

曰禴祠也魯公須臾先公也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

取叶韻也魯公須臾先公也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

直父司馬氏貞曰世本云太公組先王孫奭先王太王以下也

紉諸盤三代世表稱叔類凡四名先王孫奭先王太王以下也

則止祀以先公之禮朱子曰然則祀先王以君先王也

上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視主人之祠毛氏長曰尸所以象神

詩經卷之九 虞鳴之什 十一 三十六種之三

等是傳謂用至也論也質也恒也陸氏明出也驚也

固 遇七 除 錫六 庶 同 通韻 殺 一 祿 同 足 二 通韻 興 十一 陵

增 同 本韻 享 二十 二 庚 嘗 七 王 驥 同 叶韻 福 一 屋 食 三

德 同 叶韻 升 十一 崩 承 同 本韻

采薇 戌役歸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

遑啓居玁狁之故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

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薇亦剛止曰

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三彼

芻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

定居一月三捷三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

昔章虛言事故以見漢不磨辭非上

不聞事

尋無生還

戰歷

守嚴

以上五章皆追述之詞

末乃言歸途景物並回憶來時風光不禁黯然神傷絕世文情千古常新

翼翼飛弭魚服豈不日戒獯狁孔棘五章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

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六章

右采薇六章章八句小序集傳皆以爲遺戍役而代其自言之

作唯姚氏謂戍役還歸詩也蓋以詩中明言曰歸曰歸及今我

來思等語皆既歸之詞非方遠所能逆料者也愚謂曰歸歲暮

可以預計而柳往雪來斷非逆觀使當前好景亦可代言則景

必不真景不真詩亦何能動人乎此詩之佳全在末章真情實

景感時傷事別有深情非可言喻故曰莫知我哀不然凱奏生

還樂矣何哀之有耶其前五章不過追述出戍之故與在戍之

形而已蓋壯士從征不願生還豈念室家曰我戍未定靡使歸

騁者雖有書不暇寄也又曰憂心孔疚我行不來者雖生雖翁

死別也至於在戍非戰不可敢定暑乎一月三戰必三捷耳若其防守尤加警戒獯豸之難非可忽也今何幸而生還矣且塞鄉關未遠矣於是乃從容回轡往時之風光楊柳方盛此日之景象雨霽露微一轉眴而時序頓殊故不覺觸景愴懷耳詩意若此何可以人代言耶故以戍役歸者自作爲近是至作詩世代或以爲文王時或以爲宣王時更或謂季歷時都不可攷集傳姚氏同駁大序謂文王時之非而亦不能定其爲何王唯李氏據引孟子文王事昆夷事謂下章西戎卽昆夷遂並此詩亦指爲文王時作然詩言獯豸而未及西戎姚氏又謂文王無伐獯豸事未知然否大抵遺戍時世難以臆斷詩中情景不啻目前又何必強不知以爲知耶

穢

穢解見作地也穢狃也北秋柔始生而烈烈也問剛

也陽十月也今以十爾文書作爾爾雅注說常常也解路

也君子將得稱路者左傳鄭子孫叔孫王謂之大路是御

得稱業業也捷捷也駮駮也依依也腓腓也翼翼也象象也

此車以著其駮駮也季氏搏巨首翼翼也象象也

骨骨也魚魚也上上斑斑腹腹下下純純青青可可為為弓弓隄隄矢矢服服也也

作遇莫故故同同本本韻韻柔柔九九一一憂憂同同本本韻韻烈烈九九渴渴七七通通韻韻

定五徑徑聘聘四四十十通通韻韻剛剛七七陽陽同同本本韻韻鹽鹽七七處處六六疾疾二十二十六六

力力來來十十反反叶叶韻韻華華六六車車同同本本韻韻業業拾拾七七捷捷葉葉十六十六叶叶韻韻

駮駮腓腓五五通通韻韻翼翼十三十三服服一一星星叶叶棘棘葉葉叶叶韻韻依依復復思思支支韻韻

微微遲遲支支飢飢同同悲悲同同哀哀十十通通韻韻

詩經原自卷之九 皇極之什 三十六種之三

將出征先寫車旂
僕從之盛是一篇
無兵行

王命仲言仲傳王
命兩面互寫御
之至赫奕之至
全詩善氣處
以上一事此下
又生一事以事之
曲折爲文之波瀾

想從其室家一面
寫其未能卸歸事
念隔而文愈向矣
揮狄是正意西戎
乃降被被曰薄伐
須有他處處帶定
南仲意法自能融
成一片末仍歸重
豈秋宛密之至

出車 征夫還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
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旂矣。建彼旄矣。彼
旂旆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
車彭彭。旂旆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
我往矣。烝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
懷歸。畏此簡書。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
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王春日暹。遲卉木萋萋。倉庚
喈喈。采芡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右出車六章章八句。序謂勞還車集傳因之以爲追言其始受
命出征之時而爲歌以勞之其言似是而實非也。蓋赫赫南仲

等語乃下頌上非君勞臣之詞且君自稱王命自稱天子亦於
語氣不合大畧此詩作於當時征夫後世王者採以入樂用勞
還率以酬其庸蓋將以南仲勲業望之而已序言未能分晰明
白集傳又誤以爲勞南仲而作述失詩人語意是烏能辨詩之
工拙也哉此詩以伐獫狁爲主牘西戎爲餘波凱還爲正意出
征爲追述征夫往來所見爲實景室家思念爲虛懷頭緒旣多
結體易於散漫觀其首二章先敘出軍車旂之盛旛旄飛揚僕
夫況瘁已將大將征伐聲勢赫赫寫出驚心動魄照人耳目次
又言王之命仲仲之承王愈加鄭重義正詞嚴聲靈百倍早使
敵人喪膽獯狁攝服故不煩一鐵一矢但城朔方而邊患自除
非赫赫南仲上承天子威靈下同士卒勞苦何能收功立效之

速如是哉不但此也方議回軍復事西戎故以得勝王師加諸
一隅亡虜更不待屐刃而自解矣此尤見南仲恩威並著謀國
遠畧有非他將所能及者然當其將還未還時征夫往來景物
變遷固覺可感卽其室家撫景懷人寧無怨思總以王事多難
簡書迫我故不敢顧私情而辭公義耳迨至今而春回日煖草
長鶯飛采繁婦子祈禱郊外而壯士凱還則執訊獲醜獻俘天
子歸功大帥西戎旣伐獯豷之平愈固然非南仲之功而誰功
哉於虜盛矣此詩意也讀者試咏其辭豈勞之者所能言歟至
南仲時代諸家所攷亦無確見鄭氏以爲文王時人因文王不
爲天子而以天子歸之殷王姚氏已駁其迂矣季明德及僞傳
又以爲宣王時人因常武有南仲太祖一語然常武爲宣王之

上世可知但不知果何王耳案史匈奴傳云在襄王時又云在懿王時漢書人表有南中在厲王時匈奴傳又引出車之詩謂宣王命將征伐獯狁則又在宣王時史已無據復何證歟唯全詩一城獯狁一伐西戎一歸獻俘皆以南仲爲東筆不唯見功歸將帥之美而且有製局整嚴之妙此作者匠心獨運處故能使繁者理而散者齊也

收

爾雅郊外謂之收蓋言可放牧也

郊

劉氏理曰都城外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也

旆

立旆注旆於旗也

旌

鳥竿曰旗葉德鳥竿也楊氏曰師行之法四

方之坐各隨其方以爲前後左右進退

旆旌

飛旆旆旌之旣悄悄旆况

南仲

此時大將也

方

指朔方也今靈州之地

赫赫

威名光顯也

襄

除也程子曰城朔方

鴻溪室業書

也

程子曰城朔方

也

程子曰城朔方

也

毛傳謂戒命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召則奔命救之此用左傳而
誤也周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詩云豈不懷歸畏
此簡書簡書同惡相帥之謂也請殺邢以從簡書此第謂當時
天子有此簡書其中有同惡之語非鄰國之簡書也其後鄰國
有戒命則亦執訊其魁首當歸也夷平也于夷者墮陰而無
謂之簡書耳執訊訊問者也夷也夷也于夷者蕩平而無
也

標韻

牧一來六直反載十一棘叶韻 郊三旄通韻

施九瘁通韻 方七央方衰本韻 華六麻葉七居

書同叶韻 處一處仲同降江戎東轉韻 邊四蔓八暗九邪

支歸五夷支通韻

杖杜 念征夫也

有杖之杜有睨其實王事靡盬維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
夫邊止韋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

四章皆軍均實征
夫之歸而各極其
變

思而不歸則代憂
其父母且慮及車
馬疲離深情無暇
再期不至上箴兼
詢情切可知蓋事
愈瑣而心愈迫矣

心悲正征夫歸止。車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
車憚憚。四牡瘠瘠。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
多爲恤。卜筮借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車四

右杖杜四章章七句小序謂勞還役勞之而不慰其心酬其力
乃故作此婦人思夫之詞以媚之天下有是酬人法乎聖王縱
曲體人情亦不代人妻子作悲泣狀也即使爲之何益勞者而
謂勞者受之耶大抵儒者說詩非迂卽腐而又故曲其說以文
所短則詩旨愈晦此詩本室家思其夫歸而未卽歸之詞故始
則曰征夫邇止言可以暇矣曷爲而不歸哉繼則曰征夫歸止
言計其歸期實可歸也旣又曰征夫不遠言雖未歸其亦不遠
矣終則曰征夫邇止言歸程甚邇豈尙旣耶始終望歸而未遠

歸故作此猜疑無定之詞耳然期望雖殷而終以王事爲重不致以私情廢公義也此詩人識見之大詎得以尋常兒女情視之耶

宗澤

杖杜

解見唐杖杜

睨

實睨也

陽

十月也

遠

也

蓂

盛於春時

檀車

役車也

揮

揮也

瘡

創也

逝

往也

筮

何氏曰

龜大則先

筮而後卜小則龜

筮不相與今相與俱作

以心之性惑不定也

會

合也

蓂

也

筮

也

蓂

也

蓂

也

也

歸

實四日

本韻

陽

陽也

傷

遠也

本韻

蓂

蓂也

蓂

蓂也

歸五通韻

杞

細母

二十五有叶韻

檉

十六

瘡

十四

遠

十三

阮

通韻

來

立十直反叶

疾

叶二十五有至

四

恤

四

邇

四

叶韻

魚麗 燕嘉賓也

魚麗于習。鱗然君子有酒。旨且多。一魚麗于習。魴鯉君子有酒。多

且旨二魚麗于罍。鯉。鯉。君子有酒。旨且有。三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四物其旨矣。維其備矣。五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六章

右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從古本仍歸姚氏曰此

王者燕饗臣工之樂歌大序謂文武始于憂勤終于逸樂贊說
失理前人已辨之集傳謂宴饗通用之樂歌亦非然此詩本無
義意不過極言餼饌之多且美故宴饗可以通用且燕禮鄉飲
酒禮均皆用之則亦未爲過也唯因儀禮閒歌鹿鳴三章後卽
閒歌魚麗三章乃移南陔於此而以魚麗次華黍之後以爲篇
次當如此然南陔白華華黍旣與鹿鳴三詩閒歌何不並移置
三詩之閒而但移此以配由庚者何哉此可見其心游移尙無
成見徒成其倏而已愚故仍移置南陔之前以復其舊及至用

樂自有儀禮次序可循不必擅移古聖經文也若夫餽酒備極豐美燕賓之禮自當如是而諸家必衍至陰陽和而物類多禮意周而賢士就亦屬附會謬悠之談均覺可厭

鱖

鱖也。鱖屬魚也。鱖而承梁之空者也。鱖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鱖也。鱖屬魚也。鱖而承梁之空者也。鱖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鱖也。鱖屬魚也。鱖而承梁之空者也。鱖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鱖也。

也。然皮如抄今人以爲刀削鞘吹沙小魚耳。鱖屬魚也。鱖而承梁之空者也。鱖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鱖也。

爲鱖本草云鱖一鱖鱖也。孔氏鱖鱖曰鱖鱖也。鱖屬魚也。鱖而承梁之空者也。鱖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鱖也。

名鱖今黑鱖魚也。鱖鱖類白魚也。鱖別名鱖鱖失以爲鱖鱖一鱖各爲一魚有鱖鱖也。

鱖

二十有酒隔句韻。鱖多五隔句轉韻。鱖八旨鱖

通韻

鱖有叶二十五有叶韻。多嘉麻轉韻。旨借佳

叶奉

叶奉有上時上反叶韻。有上時上反叶韻。

以上鹿鳴之什凡十篇

天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葳以下治外今觀之乃不重然鹿鳴以

以上鹿鳴之什凡十篇

天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葳以下治外今觀之乃不重然鹿鳴以

下六篇雖多君臣燕賀之樂而四牡則勤王事皇華則遣使臣何以云治內采薇以下四章雖多將士征戍之詩而杖杜則征婦思夫魚麗則王者燕賓又胡以云治外而且常棣乃周公之作采芣未定何王之詩文武安能用以為樂如此可見詩序之僞從附會而無理也

南陔之什

南陔以下三詩。蘇氏韞云此三詩皆亡其辭古者解飲酒燕禮皆用之孔子編詩重亦取焉。應璩國

及秦亡之而獨存其義。毛公傳詩附之鹿鳴之什。遂改什首予以爲非古於是復爲南陔之什。則小雅皆復孔子之舊。今從之而以南陔爲什首。

南陔

坐詩也辭亡

白華

同上

華黍

同上

右三詩序謂有其義而亡其辭。集傳以爲有聲無詞。於是諸家解者遂以亡爲無。謂本無其辭非亡之也。蓋古亡無字。邈然無

其辭又何以有其義乎郝氏敬辨之云夫聖人刪詩非刪禮也笙歌相間自有儀禮在何得以有聲無辭之空名寄之雅中辭生於心聲託於器凡樂由心生聲由辭生有辭然後有聲聲無辭不成章若笙自爲笙歌自爲歌一歌間一笙風雅頌之歌三百卽合有三百笙矣獨南陔白華五六篇爾又謂儀禮於鹿鳴四牡以下曰歌於南陔白華華黍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以此爲有聲無辭之徵今案鄉射亦儀禮也云奏騶虞頌首而騶虞亦云奏周禮有九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案肆夏卽時也樊遏爲昭夏卽執競渠爲納夏卽思文皆有辭而皆爲金奏則奏亦辭也南陔白華之名卽九夏之類金奏九夏有辭笙奏南陔白華獨無辭乎又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詩卽七月籥吹七

月亦猶笙吹南陔白華肆黍也幽有辭而南陔以下獨無辭乎
又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卽維清也
謂管奏維清于堂下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大抵歌卽樂也未
有有聲無辭之樂集傳又云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
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愚謂樂固有有聲無辭者不得謂
盡皆有聲卽有辭也古之樂不可知今之樂如琴譜滄海龍吟
天風環佩之類均有聲而無辭但非南陔白華可比環佩龍吟
何辭可譜聲卽譜譜卽樂第能狀其形聲卽樂之佳者故無辭
也若南陔白華則明明有篇可名有題可標而獨無辭乎故以
爲義存而辭亡者近是唯序之所謂義者又僅就篇名以立義
夫詩篇名只取首二字其義尙在後也南陔白華之謂安知非

詩人借以起興。借以譬喻。然後再入正意。烏能就此二字即可發全詩大義耶。且其所序之義又多無理。南陔曰孝子相戒以養也。猶可說也。白華曰孝子之絜白也。果何謂乎。無怪集傳駁之以爲尤無理也。至華黍曰時和歲豐宜黍稷也。則明是就華黍二字敷衍成義。又不待明者而自知其僞矣。今既明辨序傳得失。故僅存詩目於此而不復爲之補序云。

南有嘉魚 娛賓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飴。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南有臺。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右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此與魚麗意畧同但彼專言備酒之美此兼敘賓主綢繆之情故下二章文格一變參用比興之法其實無甚深意則如一耳蓋亦燕臣工之樂也故可與魚麗同時間歌而其後又以爲燕饗通用之樂矣

嘉魚

梁傳嘉魚雙魚鮪肌肉甚美出於罔南之丙穴字氏博曰嘉魚意以爲鮪魚是魚之美者案左太冲

都賦嘉魚出於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嘉乃是魚名也烝然發語單策傳單策也攝細汕採也以薄汕魚也劉氏瑾曰操爾雅作行樂也唐長汝諤曰魚並側交反嘉氏康成曰今之操呂也

日飲食

雞解見既燕又

行行四社又燕也

行樂也唐長汝諤曰

單九樂

月本韻汕十六行翰十五叶韻

韻

來十又叶二十六有叶韻

南山有臺 叔賓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君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右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小序謂樂得賢與前篇樂與賈無異。
姚氏駁之。而以爲此臣工頌天子之詩。以詩中有萬壽父母等
字也。然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皆用之。則似非專頌天子詞矣。劉
氏瑾曰。或疑賓客不足以當萬壽之語。愚謂此詩上下通用之。
樂當時賓客有爵。曲俱尊足當之者。豈古人簡質如土冠禮
祝辭亦云眉壽萬年。又況古器物銘所謂用斯萬年。用斯萬壽。

萬年無疆之類皆爲自祝之辭則此詩以萬壽祝賓庸何傷乎
故集傳以爲燕饗通用之樂亦不爲過然自魚麗至此三詩各
有一義集傳於魚麗曰優賓於嘉魚曰樂賓於此曰壽賓願得
燕樂次序朱氏道行曰徐氏曰魚麗言品物之豐美故曰優賓
嘉魚言權忻之交通故曰樂賓南山頌德祝壽而德與壽天下
之達尊也故曰壽賓三者備斯燕賓之道盡矣然愚案三詩未
必同出一時不過後王用以入樂其詞義先後重輕適如其序

焉云爾

魚麗

集傳臺夫須如茯苓也陸氏通曰舊說夫須莎草葉也

也可爲黃芩或云臺草有皮堅細滑接可爲簞笠

嘉魚

葉草名葉香君子指實也杞棗一名枸骨棗山棗也眉壽采氏公

可食者

也遷曰秀眉后有秀毛也長構葉德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

眉秀出於其間爲壽徵

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味之甘美

如俗八月熟
亦名木蜜

棗葉傳換風梓樹菓木

黃老人髮 蒼老人面 流梨復黃也 蒼色如浮 茄也

保也艾安也

葉

十兼同

基支期

通韻

桑

楊光驅 木韻

杞

杞

李

月母叶二十五有 已無

叶韻

枋

叶十九結

柎

五有

壽

六有

叶韻

枸七 椈

同本韻

苟

有後

月

本韻

由庚

笙詩也解亡

崇上

同上

由儀

同上

右三詩案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用以配魚麗嘉魚南山三詩同
閒入樂每歌魚麗則笙由庚歌嘉魚則笙崇上歌南山則笙由
儀言一歌一吹也與鹿鳴下三詩配南陔三笙同爲燕饗之樂

鹿鳴等樂既畢則魚麗諸樂繼進故集傳以此三詩分次魚麗各章之後攝以其非古故仍類錄於此以復其舊且南陔三笙既未移置鹿鳴等篇之下則此三笙又何必分配前詩以改觀耶至其辭亡無義與序義之無理已見前說茲不再辨

蓼蕭 天子燕諸侯而美之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草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紅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既彰
豈紅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
同章

右蓼蕭四章章六句小序云澤及四海也案詩止言天子諸侯

笑語心寫之樂曷云澤及四海爲之解者乃引易比之象曰先
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諸侯正所以比天下以爲古序之旨簡而
該以是爲簡而該則凡屬天子燕諸侯之詩莫不可曰澤及四
海矣序詩如此何能使人測識有序若無序何若無序之爲妙
乎此蓋天子燕諸侯而美之之詞耳然美中寓戒而因以勸導
之曰德曰壽有是德乃有是壽固也諸侯之易於失德則尤在
兄弟爭奪之間與鄰國侵伐之際故又從令德中特言宜兄宜
弟夫必內有以和其親然後外有以睦其鄰諸侯睦而萬國寧
乃真天子福也故更曰萬福攸同是豈徒爲諸侯頌哉古人立
言各有體裁以上頌下當以此種爲得體

綱目

長大

蕭

蕭潛

蕭潛

蕭潛

君子

信諸

寫

翰

燕

謂

舉

晉

也

氏數目舉凡詩之譽皆言樂
也。而氏故曰如韓楮燕譽之齊
意爲九輝爽也。泥泥。孔雅
穠也。豈弟也。濃濃。易
何氏格且從。經曰。善從革曰條條
即辨之別名。革乃樹首之畫者
。鐵曰。鷺皆諸侯也。
車馬之飾也。攸所

泥入第弟同豈十通韻
濃二冲來一雖冬同東通韻

叶韻 泥入第弟同豈十通韻 濃二冲來一雖冬同東通韻

湛露 天子燕諸侯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一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厭厭夜飲。在宗載考。二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三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四

右湛露四章章四句小序謂天子燕諸侯也案左文四年衛甯

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蒹露不拜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
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爲
賦蒹露則天子當賜諸侯用命也此序所本故無誤也然傳統
言諸侯不言同姓鄭氏則又謂宴同姓矣豈不以在宗載考之
謂乎姚氏曰宗宗廟也古朝聘享皆于廟則燕亦廟也毛傳以
宗子之法解不醉無歸固已疎矣又以宗爲宗室尤非宗室宗
子之室也王者亦有宗室乎集傳卽依毛傳謂宗室又曰蓋路
寢之屬益可笑路寢聽朝之所也路寢其宗室耶宗室其路寢
耶此可見在宗之詞不必其爲同姓賦也然夜飲至醉易於失
儀故必不喪其威儀而後謂之禮成其威儀之所以醉而不改
乎其度者則非有令德以將之也不可故醉中可以觀德尤足

以知蘊蓄之有素况天子夜宴而日不醉無歸君恩愈寬臣心
愈謹乃可免愆尤而昭忠敬詎可恃寵以失儀乎詩曰莫不令
儀莫不令德者豈美中寓戒耳外雖美其德容之無不善意實
恐其德容之或有未善則未免有負君恩而虧臣職其所係非
淺鮮也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之禮賦而上坐者謂之宴孔氏類聚曰楚茨云備言燕私
傳曰燕而盡其私恩朋友飲者亦君留而盡私恩之義也
宗已見考辨氏際恒曰或再也考辨也擊也唐風子有鼓鐘
之時皆顯明尤信離離也
用之顯明尤信離離也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儀 同 本韻

離 儀 同 本韻

離 儀 同 本韻

離 儀 同 本韻

離 儀 同 本韻

離 儀 同 本韻

離 儀 同 本韻

離 儀 同 本韻

離 儀 同 本韻

離 儀 同 本韻

以上南陔之什六篇無辭凡四篇

案嘉魚南山與前魚麗三篇同爲燕饗通用之樂

蕭注屬則天子燕諸侯之詩其時代皆不可考昭公分魚既以上爲文武前嘉魚以下爲成王詩樂傳已辨其非矣

茲不
再論

詩經原始卷之九終

隴州門人李帥爵校字

詩經原始卷之十目錄

小雅二

彤弓之什 十首

彤弓 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莪 樂育材也

六月 美吉甫佐命北伐有功歸宴私第也

采芑 南人美方叔威服蠻荆也

車攻 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也

吉日 美宣王田獵也

鴈雁 使者承命安集流民也

庭燎 勸視朝也

汚水 未詳

竊鳴 諷宣王求賢山林也

邠父之什 十首

邠父 禁放實司馬徵調失常也

白駒 放隱士還山也

黃鵠 刺民風偷薄也

我行其野 刺睦婁之政不講也

斯干 公族考室也

無羊 美司牧也

節南山 家父刺師尹也

正月 周大夫感時傷遇也

十月之交 刺皇父煽虐以致灾變也

兩無正 周營御痛區國無人也

詩經原始卷之十

賓府方玉潤鴻濬氏撰

小雅二

彤弓之什

彤弓 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一章
彤弓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二章
彤弓昭兮。受言發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酌之。三章

右彤弓三章章六句案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手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瑛弓矢千以覺報宴故序與集傳皆謂天子錫有功諸侯是也范氏曰先王知諸侯不可無

長故爲方伯連帥以統之有功則錫之弓矢以正諸夏此王室所以尊也不然強凌弱大并小天子之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黃氏樞曰周平王東遷晉文侯有功焉王賜之以彤弓一彤矢百其後襄王以文公有獻楚俘之功而命之宥亦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夫以周室既衰賞罰無章而彤弓之賜必待有功況盛時乎此彤弓之錫先王所以維持百世而不可廢亦不可輕以畀人者也是詩之作當是周初制禮時所定其詞甚莊雅而意亦深厚曰一朝饗之者謂錫弓之日非但錫弓且並饗之同在一朝也既重其典又隆其禮之甚盛者耳而集傳誤解一朝爲連引東萊呂氏之說必以襄朝寵錫私恩及後世屯膏吝賞之行以與先王相比論尊之適所以慢之也烏

乎可

形弓

朱弓也。孔氏穎達曰：形赤，故言朱弓為弓者，皆漆之。

以赤為

弛貌。孔氏穎達曰：說文云：昭弓，反謂也。與大飲賈。

氏穎達

曰：王與有，辨為燕有折劍，公當委，與常燕，是其禮盛也。助也。石。

抗弓體使

正言其藏之，謹也。右與有竹，通告助也。左傳：官饗禮。

命有注云

以變，謂也。陸氏德明好說，謂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

謂之酌，酌

猶厚也。勅也。又酌自飲而進，酌以飲賓。

韻

藥四好，二十。藥十一大，叶韻。戴十一喜，四右，二十六。於記反，叶韻。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詩經

詩經

形弓之什

二十六種之三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仁賢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三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四

右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小序曰樂育材也朱子初說亦從其義既謂序失詩意遂改爲燕飲賓客之詩然詩中亦無燕飲字故姚氏兩駁之而以爲人君喜得見賢之詩其餘則不可以臆斷愚謂經文雖不露育材字而菁莪之產於美地在彼中阿中泚中陵有潤澤以養其材故物雖微而亦成其盛卽如人材之在學校有教化以培植之故質雖魯而亦成其德卽主育材育亦奚不可且所謂賢又安知其不從學校中以見之耶此種詩古來相傳既久可以不必與之立異唯大序云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迂曲難解則斷不可從蓋君子卽賢者也

而乃以爲人君則下文樂且有儀錫我百朋二句直接不去儀
謂享多儀之儀是君見賔而樂樂則有儀以將意若天下人得
見人君則何儀之有乎百朋謂貝之多是君見賢而以爲賈之
嘗百朋之錫若天下人得見人君又何寶之是錫乎故此詩當
是君臨辟廱見學校人材之盛喜而作此或卽以燕饗羣材亦
未可知總之不離育材者近是

菁菁

盛貌

比瑤曰菁菁也一名韞爲生澤田漸漸之處

香美味類似

君子

指賢材也儀謂從來皆承見君子者言是樂且有

儀自言其既樂而且以儀

百朋

言朋是兩偶之義鄭氏謂五貝

將之也儀享多儀之儀

五等

其四等皆兩貝爲朋其一不成貝

不爲朋鄭必是誤以五等爲五貝耳集傳漫不加考從之非也

楊舟

楊木爲舟也

五阿 儀四 叶韻 此四喜 月本韻 陵十 朋

本韻 浮九十一 休 同本韻

六月 美吉甫佐命 北伐有功 歸宴私第也

六月 棲棲戎車 既飭四牡 駢駢載是常服 獫狁孔熾 我是用急 王

于出征 以匡王國 一比物四驥 閑之維則 維此六月 既成我服 我

服既成 于三十里 王于出征 以佐天子 仁四牡 修廣其大有 漸薄

伐獫狁 以奏膚公 有嚴有翼 共武之服 共武之服 以定王國 三獫

狁 狁茹 整居 焦獲 侵鎬 及方 至于涇陽 緄文 鳥章 白旆 央央 元戎

十乘 以先啓行 戎車既安 如韃如軒 四牡既信 既信 且閑 薄伐

獫狁 至于大原 文武吉甫 萬邦爲憲 吉甫燕喜 既多受祉 來歸

自錫 我行永久 飲御諸友 無飢膾鯉 侯誰在矣 張仲孝友

前三章皆開寫車馬新服之盛及軍行紀律之嚴而承及以車是文章中故局法至此乃入禮禮宮得賦城甚熾而德然後我軍出敵一職而勝所謂以是待勞也對意以暇是夫將

身分
窮冠毋遺得想
卷之注
結似開而拾其實
借才友以時文武
求出世必於李
其任者深也

右六月六章章八句孔氏類編曰此經六章皆是北伐之事毛
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遣之後遣吉甫行故三章
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爲獨遣吉甫王
不自行王基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
宣王親自征耳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爲長衆論紛紜
皆未嘗一讀經文也而小序但謂宣王北伐也則尤泛何足與
論詩旨集傳雖亦歸功吉甫而辯說仍遵古序直以爲此句得
之豈得爲說詩達詁蓋事本北伐而詩則作自私燕王本親征
而將則佐以吉甫戰本同臨追奔則止命元戎詩旨甚明何不
一細詳之曰王于出征者王于是自將親征也曰以佐天子者
以吉甫爲副參佐王師也曰以定王國者將以一戰而定王國

非如彌上諸軍直同兒戲故慎以將事也此時王初卽位獯狁
深入逼近京邑非自將親征又得元戎大將參贊其間不足以
退強虜而安王國故兵貴先聲理直則氣壯也此前三章命意
所在亦文章中之蓄勢養局法耳迨至四五兩章乃敘戰事先
言獯狁之猖獗無忌次寫大將之冲鋒先行故一戰而敵退王
乃命將迨奔直至大原而止蓋寇退不欲窮追也此吉甫安邊
良謀非輕敵冒進者比故當其乘勝逐北也車雖馳而常安馬
雖奔而恒閑何從容而整暇哉及其回軍止戈也不貪功以損
將不黷武以窮兵又何其老成持重耶所謂有武者尤須文
德以濟之非吉甫其孰當此宜乎萬邦取以爲法也然此皆追
敘之筆卒章乃入題位蓋吉甫成功凱還歸燕私第幕府賓客

歌功頌烈追述其事如此故未以孝友之張仲階筆作收與上
文武字相應且以見賓客之賢是私燕作法亦獻詩者之自占
身分處故論北伐事宜王爲主吉甫爲佐而論私燕情張仲是
賓吉甫又是主此詩乃燕賓之頌主將自當以吉甫作主宣王
則不過追述之而已小序漫不加考故但曰北代也且其詩中
又何嘗有王還後再遣吉甫行之說諸儒讀詩而莽如此無怪
其不能得詩意也

六月

集傳六月建未之月也漢氏一之曰詩言四月維夏六月

月仍用夏首不然本朝詩人戎車兵車也孔氏謂遠以齊官車
味本朝事豈可忽用夏正耶戎車僕李戎之仲廣車之仲
車之仲屏車之仲輕車之仲注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
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圓車所用補圓之車也屏車
所用對敵自蔽之車也輕車所用傷也駮駮常服恒曰常
馳敵被圍之車也是其等有五也

言身居衣身之十

二

四

麻葛也展屬也言常之屬也毛詩謂戎服戎服何謂之常服乎

鄭氏謂章弁服樂傳謂戎事之常服並非且以服為衣服與下

章既成我服亦視矣即狝狝比物齊其四驥齊也我服

過章三服字凡三義狝狝北狄也比物力也四驥齊也

戎服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顯大膚也公同翼也共

也同服事匪茹度也音獵狝狝整孔氏類遠曰齊而處之者

焦獲地接於蠻狝狝周銅之其詩曰來歸自鎡我行承久千里

之鎡猶以為遠鎡氏編方築傳方疑涇陽鎡涇水之北在

古日鎡非豐鎡之鎡方即朔方也涇鎡之西北言其入

為寇織同為章鳥之白旗者也央央鮮明元戎舊解皆日戎

也作大將解稱方先啓行鋒先開道而行也如輕如軒安適前

杖為元老之稱也大原各吉甫將以佐宣王者大憲也社也也

後視之背信壯健大原各吉甫將以佐宣王者大憲也也

加軒輕也信壯健大原各吉甫將以佐宣王者大憲也也

送侯也張仲吉甫之

也送侯也張仲吉甫之

也送侯也張仲吉甫之

也送侯也張仲吉甫之

也送侯也張仲吉甫之

也送侯也張仲吉甫之

十三服星一魚十四國賦叶韻則服星叶韻里

前三章皆言車馬
折鐵似服之盛而
進退有節秋毫無
犯禽鳥不驚是王
者師行氣象然非
大帥統率有方何
能如是嚴肅乎故
每章皆言方叔率
止以見節制之嚴
耳末乃大聲疾呼
如雷震怒嗚呼
刺數拔王師再以
獵狝之事極之故
不覺其畏威而來

子同本韻 離公東通韻 服國上叶韻 茹六獲同本韻

方駝陽章央行剛本韻 軒十三開附五原元窳十四叶韻 紙

紙 凡二十韻 類友有叶韻

采芑 南人美方叔威服蠻荆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舊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

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簞笊魚服鈎膺條草薄

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

率止約軘錯衡八鸞玲瓏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珌葱珩車攻彼

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

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三豭爾暨

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嘒嘒

詩經卷之六

形弓之什

六 三十六卷之三

服也全篇詩結開
開後乃瓊東勳人
然制歷坐在先爲
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勝故不戰而已
屈人之師文之易
詳加之

言采芑女卷之二
嘽嘽焯焯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四

右采芑四章章十二句凡作詩必先立題題立不佳則詩必不
佳閱詩亦必須審題審不真則更不能識人詩之所以佳如
前章六月一詩誰不知其爲宣王北伐此詩誰又不知其爲宣
王南征然同一征伐也而詩則有作於出師之始或作於班師
之後或天子勞之而賜以詩或僚庶頌之而獻以句且有局外
旁觀發爲咏歌以紀其事後世采詩者則不問誰作第擇其工
而且切者錄之以補一代國史所不及所謂詩史也前六月既
爲吉甫幕賓所呈獻此詩之作又將出於誰手與作於何時豈
無所別歟觀其全詩題既鄭重詞亦宏麗如許大篇文字而
端乃以采芑起興何能相稱蓋此詩非當局人作且非王朝人

語乃南方詩人從旁得觀方叔軍容之盛知其克成大功歌以
誌喜如杜甫觀安西兵過及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諸詩故先從
已身所居之地興起及入題乃曰方叔惟止以下卽極力描寫
軍容之盛紀律之嚴早已爲攝服蠻荆張本且其人亦非荆人
必詩人之流寓蠻荆者不然荆人何以自謂羶爾蠻荆耶蓋其
人雖流寓荆楚素必熟悉荆楚情形知其不臣已久而又不能
力請王師以討之一旦得觀大將軍威元老雄畧不覺深幸南
人之得觀天日而已身亦與有餘慶焉故末一章拔筆擲瀆詞
色俱厲有泰山壓卵之勢又何患其不速奏膚功也耶若序但
謂宜王南征固已寬泛不切詩意卽集傳云王命方叔南征軍
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亦非語氣夫以赫赫王師何事

采芑而食有如飢軍困卒之所爲而乃以此起興乎且方叔涖
止一語涖之云者人自他方來臨吾土之謂非我從本國過彼
殊方之言故知其爲南人作也但姓氏無攷故不能確指其爲
誰耳總之南征北伐皆宣王中興事卽江漢常武亦宣王武功
詩而獯狁及徐夷必加親征者一患除肘腋一威宣遠夷也若
江漢及此篇則但命將出征可矣其詩共四篇二入大雅二載
小雅入大雅者朝廷紀功之作載小雅者草野歌頌之章讀者
試涵泳而諷誦之不惟可以辨大小雅之分卽此篇之爲南人
作也亦斷斷乎無疑義矣

芑

芑，莧也。莧，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卽今苦蕒菜。宜馬食。取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

芑

田一處曰芑。二處曰新田。三處曰方叔命爲將者也。涖，舍釋地。文芑者災也。倉和桑之愈。

也師寒也干也打試也言率也真翼也路車也赤

第申也鈞厲有獎有也樊馬大帶綴也儗革見聖中鄉民

約軼孔氏類達曰說文三載長駿也朱而衡有文命服天子

之服朱芾黃朱之皇煌也瑋玉也瑟瑟加瑟珩玉也律屬戾也

也鉦鉦人擊也伐鼓鼓各有人而百鞠也師二千五百旅百

人為淵淵鼓振旅治兵入曰振旅閔閔亦鼓元大猶也嗶嗶也

焯焯也

邑四韻叶二十五有叶韻止試真翼十三叶韻夷一十

革同本韻鄉陽央瑋瑋珩入轉韻隼息乞反叶止葉叶

韻止試上見鼓七旅六通韻淵先闕月本韻鍾九十一猶月

醜叶二十五有叶韻雷反威五通韻

首章泛言東行

東至圃田
龍於穀山

謂侯來會并全詩

主服

五六二章皆言備

車極力指與射御

之善而獲禽之多

不有自見

馬鳴二語寫出大

聲聲氣象是極

後尤於杜詩落日

照大旗馬鳴風蕭

蕭木此八語實與

作結仍帶定東行

段意乃是王君之

車攻 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一田車既好四牡孔阜

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二之子于苗選徒驚獸建旆設旄搏獸于敖

三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輝四快拾既飲弓矢既

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五四黃既駕兩騂不疇不失其馳舍矢如

破六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七之子于征有聞

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八

右車攻八章章四句小序云宣王復古也歸雖渾頗得其要大序復益之曰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還車徒滿數謂反嫌其贊而無當於義何也蓋此事重在會諸侯而不重在事田獵不過

藉田獵以會諸侯修復先王舊典耳昔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旣衰久廢其禮迨宣王始舉行古制非假狩獵不足攝服列邦故詩前後雖言獵事其實歸重會同有釋及展也大成二句其餘車徒之盛射御之能固是當時美觀抑亦詩中疑藻其所係不在此也而諸儒說詩專從此等處以求詩義豈能得其要哉至集傳欲併八章爲四意謂首二章通言車馬盛備將往東都圍田之地三四章通言天子諸侯來會東都之事故五六通言田獵射御七八通言始終整肅合而爲四也似此分章非惟難得事勢輕重且並不辨文章疎密蓋首章東行是一篇之冒次三乃言所至之地曰甫圃田也曰敖敖山也皆所期會獵處也四章諸侯來會五六始獵七收軍八則回

禮成此事之始將郎詩之次序故非八章不足以盡文局之變耳然既曰會諸侯於東都何不會之於洛邑而乃會之於敖甫之間且諸侯朝於天子當先期以至其地何乃後期始來此予所謂非假狩獵不足以攝服列邦者也蓋東都之朝不行久矣至宣王始行之而謂列辟能帖然服乎迨至來會得觀車徒之盛紀律之嚴射御之巧頒賜之公不覺心悅誠服始懽聲鼓舞而爲舉柴之助曰曷也大成喜之亦幸之也中興之業豈易

建哉

果

攻也堅同彙傳同齊也傳曰宗廟齊素尙純也龐龐也充實

盛大南草魏氏際恒曰南草毛傳謂大芟草以爲防則有字無也也鄭氏謂南草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案甫圃同鄭說是田必芟草爲防故有取于之子有司也孔氏類達田之草也集傳宜以甫草爲圃田誤之子謂凡從王

者非獨可馬官屬也采子曰苗狩獵之道名也張子曰蒐苗獮

不敵斥王故以有司言之夏教養舍選也野爲盛也放曰氏

亦然黃氏一正曰大司馬夏教養舍選也野爲盛也放曰氏

以苗田義取其害苗者故獮之問士季設七覆於放奕奕布散

曰放山名晉師救鄭在叛鄰之問士季設七覆於放奕奕布散

前則放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醫荷可以設伏也金鳥建校也

之赤蒨諸侯之服王氏安石曰諸侯位其臣庶則金鳥建校也

備會無時見曰會同般見曰同釋陳列聯決以象外爲之著於右

弓爐拾左臂以逆弦於攸比也鄭氏康成曰調滿弓矢強射夫

也指諸侯同協柴祭傳柴說文作擘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

來會者同也柴舉之言獲多也陳氏際恒且毛鄭訓字爲積以

爲舉積禽案下章方言獵事此不應遽言積禽亦非何元子簡

御毛傳大斐草以爲防禍穰穰以爲門之意防限之設必有門

故用柴未知然否案二設當以說文爲長助我舉柴育其齊力

同樂也苦樂門之設乃有司事豈有以諸侯之人同舉柴門乎

吾不知其柴門之設有幾許也至謂下章方猗偏倚不馳馳

言獵事此章不應舉積則此章獨非獵事乎猗正也馳馳之法

也劉氏理曰五御之目三日過君表舍矢如破蘇氏曰不善射

五日逐禽左御御田車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蘇氏曰不善射

也劉氏理曰五御之目三日過君表舍矢如破蘇氏曰不善射

也劉氏理曰五御之目三日過君表舍矢如破蘇氏曰不善射

也劉氏理曰五御之目三日過君表舍矢如破蘇氏曰不善射

御者無則則復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 大庖集傳大庖君庖也
 禦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
 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而傷不獻踐毛不
 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標而射之達於右標為上殺以
 為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射左標達於右
 為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
 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
 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眾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
 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殺也亦允信展誠也
 過索不驚不盈以正說為是

韻

同東 同本韻 阜五有狩六有叶韻 器四殺同 本韻

奕十一 釋 同本韻 調二 樂九佳 韻皆無入聲故為通韻 韻今之 韻

作季與首句飲攝意以二句調與三句同協也不知東韻則不
 相通故以樂作季末意案季入四韻亦與二韻不叶故此韻終
 未詳 猗四支叶破二十叶韻 旌八庚 盈同 本韻 聲庚 成

同本韻

吉日 美宣王田獵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章一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麇鹿麋麋。淒沮之從。天子之所。章二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章三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豸。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章四
右吉日四章章六句此宣王獵於西都之詩不過畿內歲時舉
行之典與車攻之復古制大不相侔而序亦以爲美宣王何也
呂氏曰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
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
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故雖歲時常典宣王能修復
之亦與東都會獵爲中興盛事詩人能不相因而並美乎姚氏
云舊傳岐陽石鼓爲宣王獵碣或卽此時也詩中淒沮正近岐

陽其實非也禹貢謂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
即今洛河其源自延鄜流入同州在涇水之東北岐陽在涇水
西南相離遠甚此當獵於延鄜之間與岐陽獵碣別是一事正

不必強為附會也

庚戌

剛日也黃氏一正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內事如

是伯柔傳伯馬祖也謂天賜房星之神也醜柔也謂禽獸庚午

也剛差擇也同應曰應慶慶也湫湫也內內也涇涇水名在西西都今

自延延流入鄜鄜坊至同州同州人河也雲雲皇與與鄜鄜即今鄜大

州坊即今鄜州中中部部同州同州即今同州府並隸陝西有鄜也

儻侯侯氏侯侯若若相相待待羣羣三日友友二日二日燕燕也也發發矢矢死死日日紀紀

殪一矢而殪也野牛禮酒名今禮酒也

禱

十九好好本韻 阜五十十隄隄本韻 馬一十十虞虞所

六叶韻 有五有友同子絲叶韻 矢蘇兕同醜入通韻

鴻雁 使者承命安集流民也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嘯。

右鴻雁三章章六句序謂美宣王能安集離散是已而是詩之

作出自何人持論不一自來諸家皆本序說指之子爲使臣唯

集傳以之子指流民謂此詩爲流民所作姚氏駁之云哀此鰥

寡此者上之人指民而言未有自以爲此者也其意亦以之子

爲使臣則篇中三劬勞皆屬使臣言而未章謂我劬勞乃代使

臣之詞是以此詩爲詩人所作而已夫詩人雖能代人言不能

代人難言之言雖能代人難言之言必不能代人所不及料之言哲人之言如此其哲愚人之言又若彼其愚則豈人所及料哉而謂詩人能代之言哉大抵使者承命安民費盡辛苦民不能知頗有煩言感而作此蓋小民雖遭散離而可與圖終難與虛始之見則千古一轍牢不可破非親歷人不能道其甘苦也詩首章乃承命四出未必僅止一人故曰之子于征者使臣自相謂也劬勞于野則尚無定所但覺滿目瘡痍莫非可矜之人而就中饑寡尤爲可哀則不能不急爲安撫或施餽粥暫圖生存故以鴻飛爾爾無依爲比繼乃擇地安置代爲興築不日而百堵皆興有所庇矣此時民漸來歸不啻如鴻之集在彼中澤也雖曰劬勞究屬安宅蓋民之安即使臣之安也敢辭勞哉乃

衆口營營哀鳴不已故又稍爲整頓而編聯之爲長久計則議論紛起叟耆交集其間愚知固自不等有能見理明而相諒者則以爲我之爲民誠劬勞矣其或愚而無知則且謂我多事徒逞能也我其奈之何哉此詩意也若集傳所云知者聞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宜驕也吾不知此時之民尙何閒暇而宜歌也且詩言哀鳴而釋者乃云閒歌非惟與詩不類事亦並出情理之外矣其可乎哉

鴻雁

水鳥名大曰鴻小曰雁

肅肅

肅之子

使臣自征也

劬勞

勞也

攸

老而無子曰

堵

一丈爲堵

究

終也

野

二十畝曰野

叶韻

深

十一

叶韻

卷

勞

同

通韻

庭燎 勸視朝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噤噤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三章

右庭燎三章章五句此與齊風鷄鳴篇同一勸於早朝之詩然
彼是士大夫妻警其夫以趨朝此乃王者自警急於視朝故詞
氣雍容和緩大相逕庭也但不知其爲何王所作耳然詩既敘
於此考之宣王前後幽厲皆無道主豈尙有勤於視朝事哉又
況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承巷宣王感悟
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證之卽以爲宣
王詩也亦矣不宜唯序旣以爲美宣王也又以爲媿之詩無疑

意胡云箴耶程伊川及嚴垣叔更謂規宜王之過勸則尤可哂
誠有如姚氏所詡云

其

詩中

庭燎

乘篋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可燧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

艾也

晰晰

小明

鄉晨

近曉也

央

七

光將

本韻

艾

九

晰

八

暹韻

晨

十一

旂
同叶韻

沔水 未詳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歟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
肯念亂誰無父母章沔彼流水其流湯湯歟彼飛隼載飛載揚念
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章歟彼飛隼率彼中陵民
之訛言宣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章

右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案傳疑當作三章章八句

序謂規宣王集傳謂憂亂之詩案宣王初政多亂定歸來之詩

後皆美詞無所謂憂亂也其朝周召二公輔政幾復成康之舊

何讒之有然詩前云念亂後言讒與分明亂世多讒賢臣遭禍

景象而豈宣王世子此詩必有所指特錯簡耳况卒章亦脫二

句則此中不能無誤也不然其詩詞意與宣王前後諸詩大不

相類故難詮釋姑闕之以俟識者

沔 沔 水流不蹟集傳不循道也胡氏紹曾曰蹟 成起載行不

窮處 止 率 也 率 也 率 也 率 也

韻 海 十 止 通 韻 友 五 十 母 月 本 韻 湯 七 揚 行 忘 本

韻 陵 十 懲 興 同 本 韻

固字是全詩眼目
前後景物皆圍中
所有

鶴鳴 風宜王求賢山林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于楛。樂彼之園。爰有樹檀。
其下維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
渚。或潛于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章二

右鶴鳴二章章九句此一篇好招隱詩也奈被諸儒讀壞蓋以
理語解詩已覺腐氣難堪而又分疎而實按之則尤滯而不
曉姚氏謂爲說詩之魔豈過當歟唯鄭氏謂教宜王求賢人之未
仕者差爲得之然數字仍本小序誨字意亦非夫詩人之於宜
王何教之而何誨之耶蓋誦之以求賢士之隱於山林者耳
人平居必有一賢人在其意中不肯明薦朝廷故第卽所居之

園寶賦其景使王讀之覺其中禽魚之飛躍樹木之葱蒨水石
之明瑟在在可以自樂即園中人令聞之清遠出處之高超德
誼之粹然亦一一可以並見則即景以思其人因人而慕其景
不必更言其賢而賢已躍然紙上矣其詞意在若隱若現不即
不離之間並非有意安排所以爲佳若如姚氏云通篇作譬喻
看章法雖奇詩味反索然也此雅詩之近乎風者以其園景皆
實賦故入雅體倘以爲比也豈非風乎

佩

鶴鳥名禽品中之最高貴者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陸

氏璞曰鶴常夜半鳴惟南子爲知將且鶴如夜半

嬰曰九皋澤也錯石

九折之澤澤也錯石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韻

一二十清六叶韻

圓

元

十四

通韻

稗

十錯

同本

韻

天

先

淵

本韻

圓

上

通韻

穀

星

玉

沃

以上彤弓之什凡十篇

來是什詩雖十篇其一未詳舊說謂

雅六月後皆變小雅也不知其何取義若以世變論常棣
處兄弟之變未變出車乃咏征戎之苦杜則更思婦之
念征夫也何以同列正雅之中六月至無羊皆宜王中興
事除汚水一詩未詳外其餘諸作無非頌揚勳烈以紀一
時之盛何以悉名變雅大抵古序論詩皆得揆概未暇
悉心詳求故啓後人之疑耳以愚所論自鹿鳴至此可讀
者二十三篇旋鳴四牡皇華伐木天保魚麗嘉魚南山
蕭蕭露形可芻蕘固是雅之正即吉日庭燎亦小雅之正
以其詞氣和平格調亦整飭也六月采芣車攻鶴雁鷄鳴
固是雅之變即芻蕘采芣出車扶杜亦小雅之變不唯其
時勢多故即詩筆亦多變幻也而鶴鳴一詩尤爲創格是
變而愈變矣蓋正雅中未嘗無變而變雅中亦未嘗無正
不可以一概論也以此例觀餘可類推然其義猶
有不盡於是者讀者隨時諷味以察其變焉可耳

祁父之什

祈父 禁旅賁司馬徵調失常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章一祈父。予王之爪士。胡

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章二祈父。豈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喪。章三

右祈父三章章四句此禁旅賁司馬徵調失常之詩諸家皆無

異言唯毛鄭以千畝之敗實之而集傳又謂軍士怨於久役故

呼祈父而告之是主久戍言也案成周兵制籍鄉遂之衆以作

六軍而甸甸之民亦出車乘甲士步卒然其爲數少故統言之

則六軍之士出自六鄉也至虎賁司右簡勇士屬焉以左右王

鄭康成所謂征行之士例不取王之爪牙之士也此次千畝之

役嚴華谷云宣王料民大原人不足用乃出禁衛以從征是禁

旅原不出征偶一用之尙且致怨况久戍乎且自古兵政亦無

有以禁衛戍邊方者故當以筮疏爲長何元子又云千畝之戰
諸侯之師皆無恙而王師受其敗則以勤王不力故耳故恨責
之此所父必侯國之所父故其人自稱爲王之爪牙若對王朝
之大司馬則無此文矣姚氏以爲議論細而是然非轉乎口氣
故亦未爲確也且末云有母之尸喪明明是不應征調而征調
之謂矣尙何紛紛強辯以爲責侯國之所父耶獨是宣王甲與
周室復振幾四十年至是始以諸侯勤王不力之故而致王師
敗績朝綱再墜則怨而責之者不亦宜乎然非詩人本意也故
甯從舊說爲是

爪牙

彙傳所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爲號酒詩曰圻父薄遊是也孔氏疏達曰古者所圻嚴同字得

通用故此作所

圻作所

予屬自謂也

爪牙

孔氏疏達曰鳥用爪強用牙以防衛已身此人自謂

賢而欲其動
與好容而逐其
能同一奇想

謝安私布衣時人
皆以之制期之此
必當時第一流人
對出賢人身分令
人神往不置

王之爪牙以恤憂底也。王也。尸也。養也。言不得奉母反
鳥獸爲喻也。恤也。底也。王也。尸也。養也。言不得奉母反

國韻

牙六麻叶居六叶韻

士四叶止同本韻

聽一葉養二葉通韻

白駒 放隱士還山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齊四

右白駒四章章六句此王者欲留賢士不得因放歸山林而賜

以詩也其好賢之心可謂切而留賢之意可謂殷奈士各有志

難以相強何哉觀其初則欲繫白駒以永朝夕繼則更欲啖以

好爵而不暇計賢者之心不在是也終則知其不可留而惟冀其毋相絕時惠我以好音耳詩之纏綿亦云至矣而序乃以爲刺宣王毛鄭之徒遂仍序意謂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朱子初年亦本其說集傳雖不實指宣王而立說仍未能離去箋疏也試思宣王不能用賢何以眷眷於賢若是哉其時中興初定安知宣王不有貧賤至交不肯出仕王朔如嚴光之於漢光武李泌之於唐肅宗獨行其志以爲高者此詩之作正光武所謂咄咄子陵不能相助爲理耶與肅宗所謂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今方同樂奈何遠去之意特無實證難指其人若循文案義則如是也姚氏又謂或必欲以爲刺王則謂大夫欲留之以見王之不能留庶可耳然則爾公爾侯之咏

又豈臣下所宜言哉

集韻 皎皎

潔白也 駒馬之壯者

場

也 繫足也 維繫其

道 迢迢

游息也 韓氏

楷曰 整本作整 說文云 菽之少也 或以爲豆 葉

嘉客

呂氏大臨曰 嘉客者 暫客於斯 亦將去也

賁然

然光采

之貌也 或以思 詞慎勿過 勉 母法也 又 遁 爲來之疾也 思 詞慎也 勉 保重意 遁 避也

韻 苗

二蕭 朝遙 同本韻

藿

葉十 夕客 隔十一

叶韻

思

四期思 同

二思字 自爲韻 本韻

谷 屋一 東 沃二 玉

通韻

音 侵十二 心

本韻

黃鳥 刺民風偷薄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

我邦族章一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

旋言歸復我諸兄章二黃鳥黃鳥無集于栲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

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章三

右黃鳥三章章七句此詩與下篇我行其野大畧相類亦同出於一時此不過泛言邦人之不可與處下章則並皆姻亦不肯相恤總以見人心澆漓日趨愈下有滔滔難返之勢其所以致民如此者豈無故與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爲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姻任恤六行教民爲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爲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姻爲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爲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爲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姻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此可見民之薄實由上之失其教也故小序以爲刺宣王

也集傳以爲未見其然然皆不可考而在上之無以教其民也則不能辭其咎焉故此二詩重在不可與處及爾不我畜非重在復我邦族也且重在上之無以使民相賙相恤不重在民之不能相賙相恤也蓋所咏在民而所刺則在上耳若集傳及諸家所云民適異國不得其所卽投昏姻亦不見收恤不如仍歸故土之爲善則是美宣王矣又何刺之有耶夫宣王中興令主固嘗遣使安集流散而有鴻雁之詩矣乃數十年而民風偷薄如故豈王氏所云未能以先王之所以教民者教其民歟聖人刑詩存此二篇於中興之末見周之衰實自此始不必待東遷而後著也

集傳

穀 木名解穀善
見詩傳也

穀

穀一粟

二穀

三族

通韻

乘

七梁

同

明

八兄

同轉韻

樹

七黍

六處

同父

長

通韻

我行其野

刺睦鄰之政不講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宥。爾不我畜。後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芣。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芣。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右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說見前篇。而前較迫。以人愈親而情
愈見其薄耳。乃蘇氏又謂芣芣之諸侯。求入爲王卿。而不獲者。
所作則以私心。惻詩意豈能切合。夫芣芣之國。求入爲卿。不得
必有所以不得之故。烏能怨王。而以此刺之乎。此與前篇朱轡
儀所云。宣王之世。諸侯兄弟有失所而來。依于王室者。及其手

年政體怠荒禮意衰薄思返故國而賦是詩同為臆測然較蘇說差有理唯既曰失所而何故國之可返耶案之詩意均皆不切故甯取王說而諸家可悉棄也

梲

惡木也李氏曰梲不材之木莊子曰大梲葉傳連牛枝揮離不中繩墨小枝卷曲不中規矩

今人謂之惡菜也陸氏曰幽州人謂之燕營其根正白特羊蹄菜可著燕灰中搗敷之飢荒之歲可蒸以禦飢

也匹

梲

六居同家六麻叶叶韻遠屬一宿復同本韻葛叶一屋

反力特十三異通四葉叶叶韻

斯干 公族考室也

先雅形肆怨乃卜
莫第一要者無非
察國族於斯則未
未見其盛也故有

秩秩斯干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
相猶矣一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此之於詩，亦先
乃創兼君之心
此下三章皆兼
事先經及金氏
言武并感頌以
錄字有法，則曰
攸字室則曰攸
室則曰攸室一
分點細感處
得書作光文兼
幻
再指占爻男女
覆兩下兩章乃
唐突此支心結
精靈處
生男育女兩大
對寫作度與釋
兼於承先通通
應非獨下彼之
亦兒文章之美

約之關關。棘之榛榛。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三如鼓斯翼。
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擊斯磬。君子攸躋。四殖殖其庭。有覺其楹。
噲噲其正。嘒嘒其冥。君子攸靈。韎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
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罴。維虺維蛇。六大人占之。維熊維罴。
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七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
載弄之璋。其泣嗶嗶。朱芾斯皇。室家君王。八乃生女子。載寢之地。
載衣之褐。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羅。九
右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此詩似卜筮初成祀請
屋神之詞非落成宴飲詩也然自是皇家語非士庶所宜言以
詩中有室家君王等辭故耳且鶴革鞞飛亦豈民間制度耶集
傳但言室成而不指爲何王固是然其意以爲考室通用之樂

則非故此詩若以爲成王營洛時作

朱善傑何玄子之言

則南山字無着

落

漢氏陸

卽篇中亦必無兄弟聚處及生男育女之祝蓋東都

只爲朝會諸侯而設成王非躬居其室何必祝其生男育女於

是室哉若以爲武王

武王

宣王武王時作武王詩不應廁于宣王

之內宣王雖中興不無建營宮室之舉然京仍鎬京室仍舊室

不過補葺而更新之又何必而山臨水作相彼流泉觀其陰陽

有似卜筮爲乎且劉向云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

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然則此詩豈儉小之謂乎是知非

爲宣王作可無疑矣當是時中興景運一新天潢世胄以次還

朝各營新第於是卜筮豐水面對南山擇其林木佳處聚族環

處以爲世業常基者夫豈無人曰似續妣祖者續承先志也曰

築室百堵者創建新室也曰熊羆占夢者子孫繁衍也曰室家
君王者昏姻皆王侯世第也唯女子則勉以中饋無貽父母憂
爲最此非周室懿親及諸侯子姓孰能創建如是之業哉輪奐
乎故其詩次於宣王諸篇之末以紀一時盛事爲中興生色耳
小序不知誤爲宣王考室皆其韻詩粗率處也

梁園

秩秩

有序

干也

水逝

南山

終南之

嶽

當作

似

爰

於

閣閣

上下

相

榑

榑

榑

榑

榑

榑

榑

榑

榑

棘也

草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正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處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司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云乃

安

斯

似

此

席

非

筵

席

乃

寢

處

詩經原好卷之十 新父之什

卷

三十一

多力能拔樹屋氏續曰厥也錄傳魁蛇屬細頭大頭色大人上
有黃龍有赤龍大於龍也如文授大者長七八尺大人士
之屬占球半圭曰璋嚴氏祭目璋玉以禮神明及朝聘以為瑞
夢官也璋璋以禪宗廟此生男弄璋當止是璋玉也魏氏際
恒且今世傳有三代玉璋長一二十寸至長不過墮大聲清天子
三寸其制不一有孔可穿經纆故初生子可弄墮也陸氏德明日
謂侯皇猶煌也君諸侯室家君王言皆加皆稱也陸氏德明日
黃朱皇煌也君諸侯室家君王言皆加皆稱也陸氏德明日
顧達且穠也瓦魏氏際恒曰瓦毛傳以紡塲解之不可以塲為瓦
縛兒後也瓦發東發謂湖州風俗婦人以麻線為菜人各一瓦
宋麻線于其上尤可笑及質重大豈初生子所能弄哉予
又見三代古玉長闊寸許如瓦形或卽是此未可知也

干 十四山 十五通韻 苞 六 十 好 十九 猶 九 十一 叶韻

祖 七 堵 戶 同 並 處 語 同 通韻 閣 十 案 目 本韻 除 六 去 同 芋

皮 七 叶韻 翼 十 三 棘 同 草 附 十一 通韻 飛 五 跡 青 八 通韻 庭 九

極 八 正 同 冥 青 宣 同 通韻 疾 六 十 與 十 夢 一 送 叶 韻 何

五 飄 四 友 叶 蛇 六 麻 叶 叶韻 祥 七 祥 同 本韻 爲 韻 二 字 自 牀 隔

起分羅忽

牛羊並起

人物雜口錯所得
妙是一幅琴像附

單寫羊牯初入後

文筆一變

幻構奇想深得化

拾為雅夢極成活

之法

雲璋皇皇王

同並本韻

地四禍十三瓦

二十一馬儀四支叶

真羅支叶韻

無羊 美司牧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爾羊來思。其角濈

濈。爾牛來思。其耳溼溼。章一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

思。何蓺何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章二爾牧來思。以薪以

蒸。以醴。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寤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章三牧人乃愛。衆維魚矣。旒維旗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

旒維旗矣。室家溱溱。

章四

右無羊四章章八句小序謂宣王考牧鄭氏踵之以爲厲王之

時牧人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

集傳則置而不論但云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夫牧豎雖非大政而犧牲於是乎出賓客於是乎享君庖於是乎充亦爲國者之先務宣王當板蕩之餘牧養之政久廢何有乎牛羊至是乃修而復之亦中興所恒有事但禮云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似天子不必以此誇耀富盛也故但曰美司牧而天子自在其中矣序必以爲宣王考牧未免小視乎朝廷也且並上篇考室亦歸美宣王二事相題並論則尤附會無稽竊謂二詩雖同出於中興初年而其事不相屬編詩者後始類錄之耳若使同美宣王則二詩中皆以大人占夢必不能再言以取重複之誦是知考室自考室考牧自考牧不必盡爲宣王作也詩首章離韻二字飄忽而來是前此凋耗今始蕃育口氣以下人物雜寫或

牛羊並翹或牛羊渾育或單咏羊不咏牛而牛自隱寓育外總以牧人經緯其間以見人物並處兩相習自不覺其兩相忘耳其體物入微處有盡手所不能到晉唐田家詩何能夢見此境末章忽出奇幻尤爲匪夷所思不知是真是夢異化工之筆也其尤要者爾牲則具一語爲全詩主腦蓋祭祀燕饗及日用常儀所需維其所取無不具備所以爲盛固不徒專爲犧牲設也然淡淡一筆點過不更纏繞是其高處若低手爲之不知如何鄭重以言不累卽腐文章死活之分豈不微哉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老得幾歲有弊

首二章皆本龍全

局

上言師尹此特題

大師字則其職任

之重可知是通篇

警頌處

二章實寫爲政不

平以及信任小人

而實樹也。不傾。時。傾。險。眩。也。既。也。升。也。入半占夢借占夢

年之

北耳旄旗

軍傳旄郊野所建統人多

少旗州里所建統人多

濼

韻

涇

同

本韻

阿

池

四支叶

訛

叶韻

笠

物五具

蒸

蒸

雄

東

煎

蒸

崩

升

葉

魚

本韻

年

先

濼

具

通韻

節南山 家父刺師尹也

節二章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謔國

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

方薦瘼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惛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

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

以見天人交惡之
故無猶道其自
不作痛絕之辭
至此乃深惡而痛
言之蓋知其不能
自怨也觀下不怨
二語可見達至極
惡其正則惡愈深
矣
王字野野香出詩
人忠君愛國之心
含咎無限立辭之
妙可以爲法
論出作詩原由

瑣姻亞則無應仕。昊天不備降此鞠詁。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
子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遠。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
月斯生。俾民不宣。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六駕
彼四牡。四牡項領。我圉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
既夷既憚。如相爾奕。昊天不平。我王不壹。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執家父作誦以究王誦。式詛爾心。以商萬邦。

右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序以爲刺幽王也然

相王之世亦有一家父

春秋桓十五年天
王使家父來求車

上距幽王之卒已七

十五歲集傳及諸家多疑之遂有以爲東遷後詩者唯孔氏類

述云古人父子多同字此家父未必是一人姚氏亦云東遷後

曷爲咏南山愚謂此家父乃與師尹同朝人不敢戲談而已獨

作詩以刺之者夫豈後人所能爲哉詩以直刺尹氏爲主言王因之不宣乃是臣子愛君之心若以爲刺幽王非惟失臣子事君之道且使小人得以藉口則必不敢直題姓氏矣尹氏爲政失在委任小人且多媚亞而又弗躬弗親政出私門故多不平等以致召亂天人交怒災異迭興流言四起而猶不知自懲偶有規而正之者反以爲怨此家父之深以爲憂也然其人聲勢赫赫舉朝畏威莫敢戲談況侮之乎唯家父周朝世臣義與國同休戚故不憚誅罰直刺其非無或稍隱然始猶望其進君子退小人以挽回天意而安王朝旣知其無可救正亂靡有定願四方不知逆將焉往又况天方降災危及我王尤非臣子潔身遠去緘口不言之秋不得不作爲歌詩以究王誦之所由倘使

其人聞之而因以改心易慮則猶可以轉禍成福而畜養萬邦
亦未始非歌詩之力也此作詩表字之慮所出來然非忠誠
爲懷不計利害亦孰肯以一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嗚乎家
父亦可謂爲人之所不能爲者矣豈不壯哉

節

高峻貌何氏楷曰節通作岳嶽嶽後石赫赫師尹

大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孔氏類達曰尙書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彙傳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隱三年魯尹氏卒公羊子以爲魯世卿者卽此也季氏將曰春秋後又具也聽視燮燔也季氏將曰雲漢曰卒斬絕監視有實其笱彙傳未詳其如使如焚使焚之類也卒斬絕監視有實其笱彙傳未詳其猶長也箋云猶倚也言草木蒿其焉倚之賦谷也或以爲草木之實倚猶然皆不甚凋蓬山雖高必有草木以實之而其高愈近以與師尹雖尊必有親親薦荐通也弘大悟也懲也氏本均也維持毗輔也空也師也問之也仕在官君子

新父之什
三十一
三

仕非事也君子非指王也以君子而弗昏夷也

詢之弗仕使之是誣罔君子也故戒其勿夷也

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殆危瑣瑣小姻亞塔相謂曰亞

士則已之與此已同義殆也瑣瑣貌姻亞塔相謂曰亞

厚也疑氏際恒曰小人則平其心而休廢之以小人危殆也故

戒其無無毋同瑣瑣如亞指其事而言之蓋此輩不唯仕而且

應仕矣故亦戒其無備均窮嗣胤乖屆也閑也遠也醒酒

應上君子弗仕意備也嗣胤也乖屆也閑也遠也醒酒

日成也項大盛蹙之貌也相也懌也家父周大夫也

醒也項大盛蹙之貌也相也懌也家父周大夫也

韻

成十五贖十四悛十三談同監成通韻 猗四支叶何歌

瘞多同嘉麻六嗟同叶韻 氏齊維四毗迷養師支通韻 親一

真信同本韻 仕緦子同殆斯仕無通韻 傭冬二韻同本韻

患入戾同石卦十關九鼎叶韻 夷支四違五通韻 定五徑十生

庚入寧九醒真成同政四雙姓同叶韻 領三榭聘日本韻 勇

尤一醜日本韻 平庚寧青心什二正庚通韻 誦采前冬邦

三轉韻

正月 周大夫感時傷遇也

正月。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

我。小。心。蕩。憂。以。瘁。一。父。母。生。我。胡。俾。我。痛。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

言。自。口。誇。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傷。一。憂。心。惻。惻。念。我。無。祿。民。

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賸。烏。爰。止。于。誰。之。屋。三。聯。

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

上。帝。伊。誰。云。憎。謂。山。麓。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宜。莫。之。懲。召。彼。

故。老。訛。之。占。蓍。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輕。謂。天。盪。高。不。敢。不。局。

謂。地。盪。厚。不。敢。不。踣。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蝮。六。

賸。彼。阪。田。有。荒。其。特。天。之。扒。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就。

天人交變亂邦已

著我何不幸乃適當此厄運

亂極則必亡將

末未知何如偶一念及誰以設想天何爲而此醉

人乃不知其非可

憐亦復可恨

已錄獨離無地餘

容天高地厚二語

視上天壽山車作一大段

前古甚非顛倒此

敢復尋志
於歸矣如言之可

駭

二章極言得人者

昌失人者亡純以

得輸出之故為聖

策勳人

賢欲不用必難相

容故特憂之為一

大段

此下言小人朋黨

亂政

民弱受害作收

我仇仇亦不我力。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

之方。揚靈或滅之。赫赫宗周。喪如威之。八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

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輪爾載。將伯助予。軌無棄爾輔。員于爾軻。屨

頽爾僕。不輪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針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

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壯彼有旨酒。又有嘉餼。

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惄惄。壯此仇彼。有屋敷敷。方

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祿。哥以富人哀此。惇獨。壯

右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此自幽王時詩然序

以為刺幽王則非詩人語氣蓋其自傷多難不前不後生當厄

遠深恐國破家亡與無辜人民同時被虜為人臣僕有似鳥飛

啞啞不知集于何屋則此情此境真不堪預為設想也夫天心

人事互相倚伏人當危殆則疾痛號泣而欲訴之於天今之天則夢夢然其如醉若無辨於人之善惡也者是天心已不可問矣世將禍亂則流言謗語尤易煽動乎人若今之人則貿貿然以自聖更難知其烏之雌雄也者是人事又何勝言哉然此特天心未定詭言孔多時則然倘使人知自警天亂亦將平則有皇上帝福善禍淫原無所偏愛而爲福又豈有所偏憎而降災予之處此未敢縱恣古人有言勿謂天高不敢不局勿謂地厚不敢不踣夫亦自小之甚矣而人顧不能容管肆毒以相害也則又何故始予固嘗見用於世矣而無如天方扞我如恐不勝譬彼特苗生於阪田風雨動之其能長乎夫始求之以爲法而唯恐其不得繼得之而如仇亦終莫能用此世之所以亂而賢

者終莫能伸也又况淫虐召亂女戎方興赫赫宗周衆賢臣輔之而不足一裒如威之而有餘可勝觀哉然衆賢非不効勞盡瘁以輔之也奈彼自棄其輔如行車然車載既重又窘陰雨車輔相失其何以行迨至載墮困於泥塗始相呼助詎能及耶使其早見及此無棄爾輔又能慎戒僕夫則雖人世崎嶇路多絕險亦不難安車就駕如不經意而自踰矣乃今之世非第棄賢又將禍焉予是以憂心慘慘慮國之爲虐而不勝其深藏而自晦之然魚游淺水雖曰潛伏亦甚矧然恐終無以逃其禍耳夫天意難測亂未有已是非之消旣若彼其甚人心多險國是日非賢奸之辨又若此其難而欲國之無亡也得乎然彼小人則方且肆然得志旨酒嘉穀呼朋引類相與爲樂而不知其國破

家亡將在旦夕此予獨深憂而不能自解者也雖然予何足惜
所苦者吾民耳前此宣王中興此然民始有家亦較較然民
方有穀將以爲從此安君可享無事福矣而孰知大亂又作是
天降天孽緣害小民寧無可逆富者尙可自勝獨如此悖獨何
哉此周大夫感時傷遇之作非躬親其害不能言之痛切如此
而集傳疑爲東遷後詩姚氏駁之云此詩刺時非感舊也若襄
妣已往鎬京已亡言之何益且與前後文意亦不相類是已然
鎬京未亡何以遽言喪妣感之古人縱極懇直亦不應狂誕若
此此必天下大亂鎬京亦亡在旦夕其君若臣尙縱飲宣淫不
知憂懼所謂燕雀處堂自以爲樂一朝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
禍之將及也故詩人憤極而爲是詩亦欲救之無可救藥時矣

讀者循文案義其情自見又何必紛紛辯論為哉

集

正月

正音政集傳正月夏四月謂之正訛也將大京亦

也癩憂也曲憂痒不知也刻氏美曰以病而憂在於穴內人所瘡也

莠也愈愈之意惛惛無祿不幸辜也侯也夢夢不明局曲也

德明曰局躄果足號之也脊理也虺蜴皆毒螫也阪田之處也苑

本又作躄躄也茂盛特生之抗動也賈氏一正曰抗力用之正也褒姒妻

褒國女威也亦武輔德輔如今人轉杖輸也將論伯某伯某仲

之員益也張氏彩曰員者周防炤音灼昭明云周旋此此小較

敝陋天無缺陷傾側之意且商晉彤曰極宵哥也

霜

霜傷將唯京夜痒轉韻瘡後二十口同侮真川

韻祿一僕祿屋剛本韻蒸蒸一送叶勝者憎同叶韻

陵蒸戀同夢送雄一東叶韻局二沃反韻躡十一脊錫同叶

韻特十三克得力同本韻結九厲八葉反減七成日叶韻

兩度輔同乎六通韻輻一力反載十一力反意四叶韻樂

十焯音為處同本韻都十一云十二怨同通韻屋一般韻

嗟極覺獨屋轉韻

十月之交 勅聖父燭虛以致災變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

此下民亦孔之哀章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

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紅燿燿震電不靈不介百

川洧勝山冢峯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三皇

父卿士番維司徒察伯維宰仲允膳夫棄子內史蹶離趣馬馮維

詩史書法舉我月
之
天變於上
小人不知自警及
以為常則無忌懼
之心可見
地變於下
又不知懲懼尤可
恨
小人用事於外野

妾因寵於內所以
致廢之田

至此乃首已之愛
勞而被曠

並及婦里受害

以自安所適作收

師氏黷婁煽方處訓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微

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五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

三有事實侯多藏不愆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六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譏口嚮嚮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

沓背憎職鼓由人七悠悠我里亦孔之痍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

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徵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八

右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小序謂大夫刺幽王鄭氏又以爲厲

王之詩歐陽修蘇轍陳鵬飛皆非之李氏樞亦云唐書志云十

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則是爲幽王之詩無疑矣此

詩中紀候力也然亦非刺幽王乃刺皇父耳朱轡儀曰向在東

都桓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向盟州陘是也去西都千里而送

皇父恃寵請城規避戎禍土木繁興徙世家巨族以實之人情
憤土重遷傷其獨見搜括故賦是詩姚氏以爲此說得之今案
詩詞特一端耳皇父授黨布置要樞竊權固寵罔上營私以致
災異曾莫自懲乃敢誣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
何不斌是不唯欺君而又欺天矣小人無忌往往如此豈非罪
之尤大者乎詩人刺之開口直書天變時日於上以著其罪詩
史家法嚴哉

十月

建亥月也交日月交會標聘朔之日有食之陳氏植曰

月掩則日任日月相望月與日充則月任自是行度分道到此
交加去處應常如是曆家推算專以此定疎密本不足爲變異
但天文編過此際亦爲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
慎之側身修行庶幾可弭災戾也塞日食因爲月掩月食則非
地隔蓋月本自有光半明半暗隨日爲盈虧日與月正對則其
光反向上以避日向地一面則隨而成低然月食則以爲常者

說力換餘微均也

卯巧十八 醜五十七叶韻 微衞哀十通韻 行脫頁常城

本韻 令取崩十陵懲通韻 徒此夫月本韻 馬二十感

六叶韻 時四謀九一 萊叶然先叶韻 向三十藏王向本

韻 勞四露二通韻 天先人真十一通韻 里四海十一

叶韻 憂九十一 休月本韻 微九逸四通韻

兩無正 周警御痛匡國無人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曷天疾威弗庸弗囹舍

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

大夫離居莫知我勛三事大夫莫肯風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

曰式滅覆出爲惡事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

先寫微形見天心
之不平
思發露臣離心匡
國無人時勞加斯
庶幾忍心悔悟乃
更爲惡
痛責詆臣

乃自表已亦得保
憂慮愈見困之無
人也
何
可為嘆息
代原臣心君亦不
能無過言極沉痛
章亦新紀
末更望諸臣之中
共區計失固諒費
之使有於詩而無
所適乃作詩本意

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三戒成不退餓成不遂四
我嘗御憺憺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謂言則退四哀
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寄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五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六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首爾出居
誰從作爾室七

右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此篇名
多不可解小序云大夫刺幽王也大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衆多
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朱子駁之以爲尤無理故集傳引歐陽
公之言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
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

據序所言與詩絕異常闕其所疑又引元城劉氏言曰嘗讀此詩有兩無極篇序云兩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兩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始以劉說有理繼疑詩之長短不齊以爲非例且並疑其非幽王詩姚氏亦云此篇名不可考或誤不必強論然愚案韓詩於此篇首章忽多二句其爲僞增自不待言即詩中所言亦非爲兩傷稼穡也歲飢民亂分明是荒旱景象且不過借時勢以立言耳其大旨乃費御近臣傷國無正人以匡正王失也故兩字或誤正字上下或有脫漏亦未可知魯魚帝虎古簡之常但須細審未可以無考忽之夫以赫赫宗周匡國無人而憂而望之者乃僅傑出於近侍微臣則謂之國無正也亦奚不可首章天既降災又多不平是

善惡不分天心難測時也其所以然者則以上失其道故耳上之失道又以左右無賢匡正其惡故耳左右莫過宗親今之宗親則滅迹而遠蹈矣其次正大大夫今之正大大夫則分封而離居矣又其次三事大夫而今之三事大夫雖近在朝廷莫肯夙夜靖共亦屬無益至邦君諸侯則更各適已國嚙肯朝夕焉盡忠耶是天災若彼其甚人心又若此其離王庶幾其一悟乎乃更覆出爲惡則無救矣天乎天乎夫何忠言不信如此其極譬彼行邁而無所止乎然而百爾君子雖各潔其身不相畏禍而獨不畏於天乎寇至無人退民飢無人遂唯我醫御憂心日瘁而爾諸臣其誰是以忠告進於王前者居平旣多唯諾臨危又巧於避讓舉世一轍莫知其非哀哉吾王孰與爲治蓋忠者不能

言而能言者不忠王之性又惡忠而好佞是以巧言者反得安樂忠誠者徒形勞瘁也凡人莫不欲仕而抑知怨仕之難至急且殆乎當今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者也直道者得罪于君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耳然而君臣之義未可以因難而思退也予恒勸爾諸臣各還王都共思輔導而皆以無家辭使我幽憂至於泣血則雖言無不痛而人終不肯來竟真無家乎如曰無家則昔爾之去也又誰爲爾作之室乎詎可以相諉乎此詩不惟非東遷後詩且西京未破之作故望諸臣還歸王都若西京已破土室東遷則勤王又自有人豈待替徇相招且其立言別是一番建功立業氣象斷不作鼠思泣血等語曰周宗既滅者周之宗室遠去

絕迹不來相依耳非宗周王國爲人所滅也觀其與下文正大
夫諸臣並言愿敘而下則知其爲宗室大臣也無疑諸儒讀書
何不細心體會但見周宗卽以爲宗周但見旣滅卽以爲滅亡
豈不可笑且詩中明言曾我憐御憐惜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
訛又何以謂之大夫刺幽王耶愚謂諸儒說詩其實未嘗讀詩
寧不信然

大夫

鋪偏也周宗族也宗止戾戾乖也靡所止戾無正大夫

曰正大夫上離居篇皇父出而作都于向之類三事大夫
大夫也卽離居篇皇父出而作都于向之類三事大夫
際恒曰三事書立政篇爲常伯常任準人亦大夫之職也
以前篇擇三有事爲三卿此三卿爲三公既不一且皆釋又
大夫爲六卿中大夫亦釋且三卿爲三公既不一且皆釋又
夫連言謂三事之大夫也今分之並謀辟也臻也凡百君子
章宗親正大夫三事大戎也遂也生齊御也近待憐憐憂
夫及邦君諸侯而言也戎也遂也生齊御也近待憐憐憂

也鼠思猶言癡

德十三國月本韻 國此事歸本韻 戾聲入助通韻

夜二詩夕附十一韻兼十叶韻 天先信具十一韻身同上叶韻

遂四瘁日詠十二退獻十一叶韻 出真宰月本韻 沈凡十一休

月本韻 殆附子細友五叶韻 都家麻六叶韻 疾西室

同本韻

以上祈父之什凡十篇 美此什無羊以上六篇 我王時詩而

有叔意蓋末年政荒亂幾漸形矣 節南山皆幽王時詩而

鄭氏乃以為厲王之詩 范氏處義駁之云小雅無厲王之詩也 毛

鄭氏以爲十月之交雨無正小宛皆厲王之詩也 鄭氏以爲

鄭氏以爲十月之交雨無正小宛皆厲王之詩也 鄭氏以爲

鄭氏以爲十月之交雨無正小宛皆厲王之詩也 鄭氏以爲

詩經原始卷之一
謂十月辛卯日有食之說之唐曆在幽王六年亦其一證
其餘引證雖多無甚關係故不錄又有疑正月及節南山
兩無正三篇為東周變雅者是皆未嘗案切時勢細味
詩詞而漫言之者其說正已散見各篇之下茲不再贅

詩經原始卷之十終

隴州門人李冲霄校